

一名中国人在菲律宾的隔离日记| 深度报道

原创 北青深一度 北青深一度

记者/颜星悦

编辑/石爱华 宋建华



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的San Lazaro医院，一位感染新冠病毒的武汉游客在此离世

2月2日，菲律宾当局宣布该国首宗因新冠病毒感染引发肺炎的死亡病例，这也是中国境外第一例死亡病例。据世卫组织的菲律宾代表透露，死者44岁，来自中国武汉。

据悉，该名患者确诊前出现发烧、咳嗽及喉咙痛等症状，在马尼拉圣拉萨罗医院（San Lazaro）确诊后隔离治疗。菲律宾卫生部长杜克说，患者接受治疗期间，情况稳定且有好转迹象，但在其生前最后的24小时，病情急剧恶化，最终死亡。

菲律宾卫生部2月5日通报，除了这位死者，菲律宾监测到的疑似新冠病毒感染者总数达133人，其中115人已被隔离观察，包括54名中国公民。

董宁是被隔离在菲律宾医院的中国游客之一，今年30岁。1月21日他从南京经厦门到达马尼拉，没有武汉接触史。1月31日，他吹了一夜空调后出现咳嗽、流鼻涕等症状，之后他被送往医院要求隔离，“我觉得自己只是感冒”，董宁说。

由于菲律宾没有核酸检测试剂盒，确诊筛查过程周期长，虽然董宁的CT检查、血检、尿检均无异常，但他还要等待口腔和鼻腔黏膜的检测 results 才能解除隔离，他了解到，至少有20余名华人正在菲律宾接受隔离，其中已有确诊病例。

截至发稿，董宁仍在等待检查结果，他以口述的方式记录了他在菲律宾医院隔离期间的经历。



救护车赶到酒店，将董先生送到医院隔离

因咳嗽被隔离看护

1月31日

我们一行六人，1月21日从南京经厦门转机到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当时江苏和福建未有确诊病例，我也没有出过南京。我们在马尼拉机场测量了体温，顺利过关，当时马路上已经有很多人戴口罩了。

马尼拉并不是我们的目的地，我们在酒店睡了一晚，第二天就飞到菲律宾西南部的度假胜地巴拉望岛，在这里我们六人分散，各自住不同的酒店。

1月30日，我出现了咳嗽的症状。当日白天，我穿着防晒服在海里游泳，上岸后没有及时换，这可能是我感冒的原因。酒店里的空调开得很低，被子只有一层床单，夜里我被冻醒，今天（31日）扁桃体就开始发炎，流鼻涕，嗓子里有痰。

在我看来，这点小感冒不算什么，但非常时期，还是注意一点好。于是我一边咳嗽，一边下楼找口罩。下楼时，酒店大堂的工作人员没有戴口罩，等我转了一圈回来，发现大厅十多个人突然全都带上口罩了，他们看着我，离我远远的。

我觉得有点奇怪，回客房后，电话立刻响了，是前台打来的。他们问我从哪里来，这时我才意识到，他们怀疑我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我赶忙解释自己不是来自湖北，对方询问我是否咳嗽、发烧，我如实讲了情况，前台很直接地跟我说：“你需要去医院看一下。”

我再次下楼，酒店经理递给我一瓶矿泉水和几副口罩，我测了三次体温，都是36.4度。我按照工作人员要求，在一张纸上写下我抵达菲律宾后的全部行程，包括航班、餐厅信息。我认为自己只要配合他们，去医院检查，拍个CT，没有病就没问题了。

正要出发去医院，经理留住我，让我先回自己的房间等待，他们说会安排医生过来先看一下。我还是那个想法：等医生过来检测，确认我不发烧，我就可以继续自己的行程了。

我在房间等待一个多小时后，前台突然通知我带着行李下楼。

这次下楼，大厅里多了很多人，他们都“全副武装”，护士穿着防护服，门外有一辆警车一辆救护车，都是来接我的。

我上车时，酒店经理跑来给了我一把钱，当时也没数。我心里琢磨，这是给我应急的钱吗？这个经理对我还是很好的，在房间等候的时候，他来给我送了餐和饮料。很多人都不敢靠近我。

到了医院，我直接被安排入住病房。我很懵，问医生接下来的安排，医生告诉我要在菲律宾待14天。我有点崩溃，14天，我签证都过期了，岂不是要“黑”在菲律宾了？

后来我才知道，这间病房是专门用来隔离的，有空调，但不允许开，而且必须开窗通风。窗户没有纱窗，但是加了栏杆。窗户对面是一些病房，偶尔看到一些病人起身。门口有一块门帘，上面英文写着：“拜托！请不要离开这个区域！谢谢。”

隔离病房里有两张很窄的床，一张病床，一张检查用床，不管哪张，都不舒服。房间没有无线网，4G流量不便宜，想看视频打发时间有点奢侈。洗手间配有一个马桶、一个淋浴喷头、一个洗手池，洗手池的水龙头和抽水马桶都没水，需要从一个黑桶里舀水冲厕所。沐浴没有热水，只能用冷水洗，我害怕冷水洗澡会加重感冒，忍着不洗。

这天晚上护士给我送来了一盒泡面（可是没有热水），一只N95口罩，也是我唯一领到的N95口罩，一直用着。



董宁隔离病房实景，门帘上写着：“拜托！不要离开这片区域！谢谢！”

检查无恙不能出院

2月1日

我一夜没睡，昏昏沉沉地被热醒，枕头上一大片汗渍。

早上6点，护士打电话来给我送药，说是治疗咳嗽的，我拿到一看，是泡腾片。一个白色的泡腾片冲在水里，没有完全化开，喝一口，酸得呛人。我向护士要一些阿莫西林（消炎药），没有给。

两个护士找了辆医用车，开车带我去隔离楼外不远的地方拍了CT，CT室是透明的，隔壁输液室里好多当地人趴在玻璃窗上看我。

因为医生还没来上班，肺部的CT结果还要等一会。我问护士，如果情况良好是否能离开，她低声说抱歉。我跟她解释，在国内，如果没有亲密接触过感染者，没有发烧等症状，是可以基本排除的，我很希望他们能多问问医生，多了解中国（的情况），让我走，我可以自我隔离。

菲律宾的医护人员非常有礼貌，今天抽血、取鼻腔和口腔粘液，因为把我弄疼了，他们一直跟我道歉。中午，护士给我送了午餐，是牛肉和一袋粉丝一样的汤。我中午测了体温、血压，一切正常。

酒店的经理大老远来到医院，送了水和一大包的零食水果给我，还给我写了一封信，好感动。我回信谢过他，并告诉他不要担心，我觉得自己只是感冒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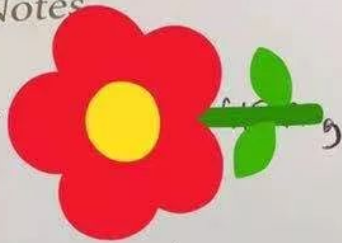
因为昨晚没睡好，我下午睡了一觉。醒来时，医生来了，他告诉我CT和血检、尿检结果都OK，如果政府同意的话可以让我早点回去，明天就可以让走。想到明天可以回家，我很激动，他们还祝福中国可以早点战胜疫情。

但是医生很快又回来反馈，说政府暂时不能让我走，要等鼻腔检测。

今天是我来菲律宾的第13天，明天，我的签证就过期了。

Notes

Mr



Get well soon. If you need
any assistance please let me
know. Everyone safety is our
priority and thank you for your
cooperation. Sorry for the hassle.
Please reach me ~~for~~ venbeedelrosario@gmail.com
From Madison Hotel.

Your friend,
Venbee
philippines -

进隔离室后才穿防护服

2月2日

菲律宾的电视台正在轮番报道新型冠状病毒的新闻，菲国政府官方今天通报，一名武汉籍中国游客，因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在马尼拉圣拉萨罗医院离世。菲律宾因此提高了预防措施，航班停飞，签证停办。民众也是一窝蜂抢购口罩，很多药店挂着醒目的“口罩售罄”。

菲律宾的口罩平日里只卖5比索，约等于0.7元人民币，疫情出现后，口罩涨价到100多比索，约十几元人民币，对当地人来说，已经很贵了，而且有钱也未必可以买到。

昨天，一对和我同航班飞来的母子，被隔离在马尼拉圣拉萨罗医院，通过微博给我发了私信。她的孩子5岁，发烧了。这位母亲告诉我，那边的医护人员不敢碰他们，直到孩子退烧才给他补打液盐。

他们所在的这家医院出现了第一个“武汉肺炎”的海外死亡病例，这位母亲因此心情不好，她有些恐慌，问我：“如果真的感染，在马尼拉是不是就等死了？”我安慰她，不要乱想了，多喝点水。

今天，护士再次给我的口鼻腔进行粘液取样，医院条件有限，只能把样本送到首都马尼拉的医院去化验。

护士说，除我之外，还有一个中法家庭在这里被隔离，妈妈是中国人，爸爸是法国人，小孩在发烧。我心里一颤。

我有点担心自己被间接感染，他们的防护服一直放在隔离病房内，护士进门才穿上，只有薄薄一层。我的消毒卫生用品是一块肥皂，不是专用的洗手液。他们对于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没有明确的区域划分，这很容易引发交叉感染。

午饭没心情吃，我全天在病房里哪里都不能去，两个床来回躺，没有运动，大便不通畅。

医生告诉我，已经帮我搞定了签证，叫我不要担心，但我担心的真不只是这个。



隔离期间，医院提供的食物

没有核酸试剂诊断难

2月3日

我联系到的在菲律宾隔离的中国人有20多个。

我觉得菲律宾的医护人员还不能全面了解这个病毒。对病患的确诊，他们没有核酸试剂，靠CT或者鼻腔黏膜的化验。

从昨天开始，菲律宾再次提升了防控级别。最近14天去过中国内地和港澳地区的人，无论哪国国籍，都被禁止入境，菲律宾籍的除外。从中国入境的人，一下飞机就要被隔离14日。菲律宾与中国大陆的多个航班陆续取消，最先取消的是菲律宾的航空公司。我乘坐的厦航也被取消了。

今天中午吃的猪肉沫和牛肉汤，妈妈微信提醒我，我已经几天没吃蔬菜了。医院蚂蚁特别厉害，食物残渣没有及时清理一会儿就吸引了一大群，护士看到地上的蚂蚁，开玩笑说，“我马上让它们搬家。”

菲律宾医院的隔离病房是免费的，我不需要花任何钱，只需要配合他们的工作就可以。菲律宾的医生都非常友好，对我很耐心，我也常常和医护人员聊天，跟他们说武汉肺炎在中国的情况，让他们加强防护措施。

现在让我感到迷茫的有两件事，一个是不确定什么时候解除隔离，第二是解除隔离后不知道坐什么航班回家。菲律宾这边不能直飞，肯定要转机，可能要从香港和曼谷的机场飞回家，想到其他国家和地区也可能会有临时的出入境政策和隔离政策，回家必定要一波三折了。

护士来帮我测体温、血压、心跳，一切正常。他们送来了麦片和热水，帮我整理了床铺、丢了垃圾，非常体贴尽责。

护士告诉我，鼻腔黏膜检测结果出来后，如果无异常我就可以回家，现在就等结果了。

编者注：截至2月6日发稿，董宁已经被隔离7天，因为还没等到检测结果，尚不能解除隔离。（文中董宁为化名）

【反侵权公告】 本文由北京青年报与腾讯新闻联合出品，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一个高铁“密切接触者”的自白：他就坐我旁边，没摘过口罩 | 深度报道



鄂A牌车30小时归乡记 | 深度报道




一个武汉红十字会志愿者的自述 | 深度报道

北青深一度 | bqshenyidu

守望变革中国

北京青年报深度报道部出品



长按二维码关注 

文章已于修改